

人·情

刘元举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是一些零散而又完整的小说。说它零散，在于各自没有什么联带；说它完整皆因虽然零散却无不是作者以十几年的感受和思索为轴心汇入一体——无非写人写情。

人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情亦在大千世界中纷呈异彩。当拨开“黄山的雾”时，便会感受到“南国绿宝石”的珍贵。无需“欢迎上帝”，哪怕是一条“沉默的堤”。

人 · 情

刘元举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路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9印张2插页195千字

印数：1—10000

责任编辑：韩冰 封面设计：耿志远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辽宁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0818—9/I·562 定价：2.65元

读《人·情》感怀

——代序

韶 华

山泉

在桃花林中流淌

片片胭脂

漂落在水面上

轻拍卵石

颤动

脆响

阳光从密叶中穿过

洒满一条溪水

闪闪发光

雾

轻轻飘荡

乳白

柔和

扯不乱

打不碎
揭不开
迷濛着树林
山峦
村落
还有那
美丽的姑娘
似隐似现
似远似近
似有似无
似真似假
朦胧之美
在心中荡漾

一只鸟儿
射向蓝天
向着晚霞燃烧的地方
天真的孩子
慈祥的老人
美丽的姑娘
追寻着它
越过草地
河流
山角
你们是在追寻自然
追寻神话

还是追寻理想

白马不白

黑马不黑

失败者没有失败

胜利者并非胜利

凝重

深沉

肌肉迸发出人体之美

矛盾凝聚着哲理的力量

小说

散文

诗

画

放在一个炉里炼制出

五色石

透明

闪亮

1988、3、29于鲁迅文学院

目

录

读《人情》感怀代序·····	韶华
黄山的雾·····	(1)
花开花落·····	(14)
海浪轻轻地笑·····	(28)
雪是白的·····	(34)
败兴的经理·····	(43)
欢迎上帝·····	(60)
人 情·····	(73)
天 意·····	(88)
南国绿宝石·····	(105)
我和老师·····	(129)
压抑的年轻人·····	(146)
立 秋·····	(157)
垃 圾·····	(171)
小城轶事·····	(178)
九百九十九·····	(186)
红点颏·····	(195)
沉默的堤·····	(204)
黑马·白马·····	(224)
纯 种·····	(269)

黄山的雾

过密的楼群把街巷勒得呼吸困难。在这样的街上行走，就势必得慢点。史伟不肯，那么，松松爽爽的衬衫就一疙瘩一块地浸湿粘贴着皮肉，尿布似地打起褶皱。

知道底细的人会嘲笑他的。一个有着老婆和孩子的北方人，何必这么兴冲冲去找一位仅仅是萍水相逢的上海姑娘？图啥？其实，他和人家那姑娘相识不过七天，而真正开始接触也就那么三两天。说起来极简单，他们这批青年作家到黄山旅游，租了上海春光旅行社一辆旅游车。旅行社的经理亲自陪同，再有一位导游女就是她。起初，他们并不知道她是导游女，因为途中每经过一处游览区都是由经理来导游，而她不过是尾随着经理，象第一次到过这些地方的游客。史伟他们曾私下里议论过她。白小明说她是经理的亲戚；大周说她是经理部下刚招收的导游女；只有“专家”一口咬定她是经理的情妇。在女人的事情上，“专家”较之周围人是有着更多发言权的。他在偏僻的农村长大，十五岁结婚，十七岁离婚。然后又结婚又离婚……循环往复，四轮不空。至于和他有过那种关系的女人不下十个。这些都是他用一种自豪的口气说的，并以此为资本，标榜自己为研究女人的“专家”。人们也就随之哄叫开了。一到晚上，人们便喜欢聚到“专家”的屋里听他大讲那些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女人的故事。有时“专家”讲得太蝎虎了，人们便一迭声惊叫：

“有那事儿？”

“专家”亮堂堂地一拍大腿，说声有，没人敢再发疑问不信。

可是，“专家”说他是经理的情妇，却遭到了人们的奚落：

“你呀，只不过是研究草野村姑的“专家”，研究不了天鹅的。”

“专家”忿忿然，且耿耿于怀。

史伟属于书生型。加之他常年在机关工作，生活上比较严肃，从未有过风流韵事。当他进入到这种非常活跃的文学圈子时，他听到同行们将性意识与文学联系得那么紧密，有着那么深的见地时，他曾一度感到茫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自卑感。他承认自己太不擅长写恋爱、写女人了。“专家”公开贬他，断言他在创作上肯定没大出息。在“专家”看来，如今要成大作家，不把那档子生活积累厚足，简直不可思议。史伟对此不屑一顾。

各有各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领域。然而，这一次，他们同时置身于美丽的黄山了。

黄山在“专家”他们的眼里象什么，史伟不知道。在史伟看来，黄山象一座被火烤红的铁山。它的雄性的气魄在骄阳下灼灼逼人。天都峰高不可及，令人望而生畏，鲫鱼背上无以计数的失足者传闻，更叫人不寒而栗。史伟在云梯般悬浮的山路上走走停停，不断地从心底往外发出感叹。他把上衣脱下来，只穿一件背心。仍然珠汗滚滚。望望两侧，铁样凝重的峭壁被烈日烤变了形状，岩缝间的松树，在灼热中痛苦地扭曲，扭出了壮观的雄姿。

“专家”跟上来，停在史伟身旁。他的汗瓢泼般流淌。他撩起背心，裸露出黝黑的肚皮和那个烂杏似的肚脐眼。

“你看，不是他妈的情妇老子把脑袋塞进档里。”他非

常熟练地往山坡下一指。

史伟愣愣回望。登攀的人流宛如一条项链。黑色的珠子有秩序地滑动。在一处疏密不匀的链条上，史伟认出了经理和那个姑娘相伴而行，依依多情地肩并肩。史伟这才恍然。细看，经理背着两个包，显然是替姑娘背的；姑娘胳膊上搭着一件男人的蓝色运动衫，显然是经理的。

经理完全不象一个四十六岁的人。他身材颇长，举步潇洒，额头高而敞亮。再配上那幅棕色的玳瑁眼镜，显得文雅倜傥。他们这些青年作家，形象和气质上能够和经理比美的就数白小明了。可是正处于热恋时期的白小明一直捂着衣兜里未婚妻的情书，活象捂着厚厚一迭钞票。“专家”一再怂恿他打入“内部”，白小明只有轻蔑地一笑。可“专家”不能等闲视之。他象个剃尾巴的猴子，毫不掩饰男性的醋意。

他们在一块平台处喘息时，经理和姑娘上来了。

“累了吧？”经理问。

“太热。”“专家”躲避开经理，直着眼去瞅那姑娘。他被姑娘迷住了。

经理仰头望天：“热点倒没啥，只怕到了北海还这么热，那可就看不成云雾了。黄山奇境，没雾哪行？那雾要是让你们作家描写起来，可就扑朔迷离了。”

人们都笑了。经理情绪越发高涨。他被史伟他们簇拥着往上行进。

史伟的举止很容易给人造成好感的。经理就很喜欢挨着史伟讲他对黄山的知识和印象，就象专门讲给史伟一个人听似的。经理说有一年有一位诗人到北海清凉台看雾，看着看着就神魂颠倒，把雾当成海了。一个猛子扎下去，再也不见

浮起。经理说当地老乡纷纷传说那诗人见到神了。要不一个大活人怎么就往下跳呢？

“那诗人的尸体找到没？”史伟问。

经理突然停下，象突然察觉什么贵重东西遗失了，回头寻找。史伟随之望去，却见“专家”正兴奋地和那位上海姑娘谈说什么。他听不见“专家”说什么，只见他的手乱比划。史伟听不见姑娘的笑声，只能从她起伏的动作，感觉到她在笑，笑得开心。

见到这种情景，经理脸色变得难看了，眉头竟拧起疙瘩。直到“专家”和姑娘跟上来时，那疙瘩才慢慢融化了。经理转身再度登攀时，全然没了方才的兴致。史伟识趣地没有追问诗人的故事，疑惑的目光悄然移向了经理旁边的上海姑娘。

尽管史伟不了解这位上海姑娘，但他还是能够说清自己为什么要去见她的。她希望他去见她。她给了他家庭地址。想来可笑，“专家”煞费苦心没能赢得姑娘好感，而他却得来全不费功夫。

宿营玉屏楼的当晚，“专家”就迫不及待地要到姑娘房间去。他让同屋的人和他一块去。谁也不去，他自己去了。回来时，满脸失望。

“怎么样？把上海媳妇泡到手没？”白小明戏谑。

“妈的，老子刚到她门口，经理就抢先钻进去了，还把门给关上了。我听了半天，啥也没听见。”

“你说你管人家那事儿干啥？自讨没趣。”大周直言。

“专家”俨然一副自豪相：“自讨没趣？嘿嘿，哥们儿见屋里没动静，就推门进去了。”

“什么，你进去了？”大周翻身从床上坐起。

“你们猜我看到什么了？”

“专家”卖起关子，等着别人追问。史伟知道“专家”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毅然踱出门外。

黄山的夜晚比别地的夜晚静。史伟朝黑暗踱去。他感到非常烦恼。刚才“专家”说的话，破坏着史伟心中美好的东西。他说不清这是出于一种妒嫉还是出于一种责任。细细地再想，又觉得无聊了。管她呢！她长得再美，也和自己无关。

史伟回到房间，他们都躺下了。史伟听到“专家”的鼾声，古怪且贪婪，象有几头猪在争抢着啃啮一个大萝卜。

史伟被“专家”的鼾声搅得睡不实，忽忽悠悠，总象身在雾中。在雾中走，在雾中悠荡。走和荡都有一种超脱的旋转。

早晨起床，梦中的雾就散了。黄山一片镀金的晴朗。奇松、怪石、温泉统统领略，黄山“四绝”中唯有雾没看到。没有云雾，黄山的景色显得过于直露、呆板。“蓬莱三岛”没有雾的托负只不过是三块大石头，支楞八翘没有美感。

“猴子探海”哪有一点意境？整个北海，因为没有云雾，显得太单调了。史伟在清凉台俯视深深的明净的狭谷，想象着那位投身云海的诗人。

白小明有着诗人的气质，他倒不会把云海真当作海去扎猛子。不过，他也太痴情于他的情人，他给情人写信篇篇都象散文。把雾、把焦急等待的雾描写得太好了。

雾，他们都见过；黄山的雾，他们谁也没见过。没见过的东西总有着诱惑力。他们依据各自的想象去铺展雾的天地。

要是雾，史伟就不会热出这身大汗了。他拭去渗进眼

角的汗，辨别了一下方位，盯着交叉路口竖着的一块深蓝色路牌，眼前一亮：“武康路”。对，没错，终于找见武康路了。他大步流星地跨过去。

武康路比起其它马路显得清静一些。史伟展开被手心的汗粘成一团的纸条，又看了一遍：“徐汇区武康路 212 号余玲。”正因为记得太熟了，他反倒不相信了。记忆力对于太熟的符号往往出现一片空白。

史伟已经走到 202 号。再走 10 个号码，就要到了。他来自内心的一种兴奋鼓荡着。想象着姑娘见到他的情景。不能让她知道自己专程登门来找她，要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轻松样子。就说是无意识逛到这儿的。

她会怎样向家里人介绍自己呢？她该不会向她父亲讲那件事吧？一提及那件事可就丢丑了。

那个最无聊的晚上，在那敞开的门口，余玲身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象裹着一团雾，悄悄地膨胀开来。“专家”跳下床，鞋都没顾上穿，把余玲引进屋。余玲并不显得忸怩，她以一种女性的优越感婷婷地立在“专家”的床头，扫视着屋里每个人。

她的出现，使全屋里的人都忙乱起来。白小明给余玲倒水、大周递上苹果，人们都对她表示出热情的欢迎，唯有史伟不露声色。

余玲和“专家”说话极随便。她居然一口一个“专家”地称呼。她一叫，满屋里都忍不住笑。

“‘专家’，听说你会看手相？你给我看看吧。”说着就把手伸了过去。

“专家”一把握住她的手，捏了半天，故弄玄虚地说：“你

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对吧？”

“得了，我小时候根本没得过病。”

“我是指你三岁以前，你不太记事的时候。”“专家”自我圆场。见姑娘瘪了下嘴，又赶紧说：“你在爱情上不顺利。你目前正处于苦恼阶段。有一个小伙子追求你，可你没有看上他，但又不好意思拒绝。”

“哈哈！”余玲大声笑着，连连否认：“我才不是那种人呢！看不上就干脆踢一边儿，干么不好意思？”

“专家”还要申辩，大周过来解围了，对余玲说：“他是半瓶子醋，这才是手相先生。”大周指着史伟：“史大仙人。”

史伟慌忙撂下书，窘迫地欠欠身子，连连推辞。可是，姑娘倒异常大方地往史伟的床头上一坐，伸过手去。

手的皮肤真够细腻的。指头尖而长。史伟看过不少人的手相，却极少碰到这样一只手。那上面的纹路柔情多姿地左扭右旋，一时令他不知从哪条线开始说起好。他凭着以往看手相的经验，一开口必须得镇住对方，让对方惊讶，信服。史伟望了望她掌心的一侧，说：“你兄弟姐妹一共两个。除你之外，你还有一个弟弟。”

“对吗？”“专家”赶紧问。

“说对了。我弟弟比我小两岁，去年参军了。”

“专家”失望地嘘了口气。可史伟却兴奋起来。他发现余玲两眼荡出一种迷人的灼热，直盯着他。他不知不觉中把她手攥得紧紧的。

“你没有父亲。”他顿了一下，瞅余玲的眼睛。

余玲连连惊叫：“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听经理说的

吧？”

史伟自负地一摆手，往下说：“你曾经处过一个男朋友，因为你父母不同意，吹了。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史伟越说越来劲儿，说一句，姑娘就信服地点一下头。正说着，突然窗外传来经理的喊叫：

“余玲！小余！”

史伟刚要应答，余玲突然站起身，给他们做了拒答的动作，猫到了门后。

门被经理推开了。他伸着细长的脖子探了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进来找吧，经理。”“专家”讥讽地笑着。

“不，不进。我找小余有点要紧事。她没来这儿吧？”

“来了，让我们给藏起来了。”大周瓮声瓮气地说。

经理虚伪地道了歉，尴尬地退出门。

余玲象头欢快的小鹿，从门后跳出来，任性地嚷叫着：

“真讨厌，真讨厌。”

她以为经理走远了，便又坐回史伟的床上，用一种几近乞求的口气：“你看看，我的寿命长不长？”史伟盯着她那淡而浅的生命线条，善心大发了。一张口就赐给她八十三岁的寿命。姑娘乐得手舞足蹈。“小余，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门外又响起经理的声音。“讨厌！”余玲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走到门口，又回头冲史伟一笑：“我一会儿再来。”

小余走了。没有再回来。夜都深了，他们忿忿地骂开了经理。

史伟没有骂。他觉得房间有一团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温

柔的女性的气息雾样地弥散开来。

“专家”骂过经理，就开始拿东西发泄，一脚将脸盆踢进床底。

这一夜，史伟没有听见“专家”的鼾声。他感觉到他在不断翻身。“专家”上床时和别人都说话，唯独不和史伟说话。他们之间有了隔膜。

经理对“专家”的敌意转到史伟身上了。他不再象当初那么津津乐道地导游和演说了，他的面容显得倦怠，眼光有些冷漠，镜片也是泛着清冷的光。史伟不能不回避和余玲的接触了。然而，余玲却毫不在意。史伟出现在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并大胆地和史伟肩并肩地合影。史伟显得非常难堪，他无法躲开经理那寒光闪闪的镜片。天气太晴朗了，晴朗得使人无法隐藏。要是雾该多好。有雾，经理的镜片就不会那般刺眼了。

各有各的失落感，他们下山了。

“你为什么不等我？”余玲撵上史伟。

史伟没有回答，而是回望了一眼走在后面的经理。

“你们作家还这么保守？瞧你方才照相时那副紧张相，真逗！就象怕我把你推到悬崖下似的。”

“不，不是的。我想，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你没看出来吗？你们的经理——”

“我才不在乎他呢。他能干涉我的自由吗？”

“可你毕竟在他的手下工作。”

“他？”姑娘一撇嘴：“他请我，我才来的，我来不是寻找束缚，而是寻找自由和愉快的。”

“你不该这么任性，世界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复

杂的。”

“有什么复杂？顶多他把我解雇！”她神秘地笑笑：

“我父亲本来就不同意我干这种工作。我在师专毕业后，他让我当教师，我不愿干。”

“什么？你……你不是没有父亲吗？”史伟惊呆了。

“格格格……”姑娘笑起来，笑得泪花闪闪：“你还那么相信你的手相学呀？我有父亲，他是医生。”

“那——那你兄弟姐妹——”

“我有两个哥哥，而不是一个弟弟。”

“可你亲口承认，你——”

“你真逗。我不承认，你当时该多难堪？‘专家’他们不都要笑话你吗？”

史伟紧紧盯着余玲，无法掩饰被捉弄的狼狈。

史伟不想往前走了，眼前一片茫然。不找见余玲他是不甘心的。他徘徊着，干脆进了院里，去敲一扇楼门。出来一位年轻女子，史伟眼前一亮：“我找余玲。她父亲是医生，她家兄弟姐妹三人，她有两个哥哥，她是师专毕业，她临时当了导游女。”

“嘭”地一声那扇门关上了。

史伟的心头遭到了一下重重地撞击。这种冷遇伴随着一种耻辱，猛烈地袭击着他。他两腿软软地退回院门口，一位老者告诉他：“那边还有个212号，是新排的号。这个大院快搬迁了。”

希望重又回到史伟的身上。他回身仰望，果然，云雾出现了。在那高耸巍然的山峰之间。

史伟他们驻足山脚下，长久地仰望着，不肯离开。

午饭是在山下吃的。经理将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是最后一顿会餐，他们将在这次宴席上结束这次黄山之行。

以往吃饭余玲总是和经理在一桌，可此时，她紧挨着史伟坐，撇下经理和汽车司机。

“喝呀！”余玲端起杯对着史伟，脸庞红润得动人。

史伟瞅着窗外的山峦，雾在徐徐散开，把山顶遮没了。

“你还生我气呀？”余玲趁别人不注意时，轻轻碰了碰史伟。

史伟缓缓把酒杯端起，注视着余玲。他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了，不该为那件小事生气，和她在一起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犯不着认真的。

“来，干！”他爽快地要和余玲碰杯。余玲却缩回去：“你得说说，为啥干杯呀？”

“为友谊！”史伟显得极随便。

余玲两眼透着灼热：“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吧，我想听听你的祝酒词。”史伟也缩回杯子。

“为了真诚！”余玲一仰脖，一杯酒吞下去。

史伟也一饮而尽。他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涌。

“对，为了真诚，干！”

他和余玲连干三杯。他越喝越兴奋，觉得自己浑身发轻，飘飘悠悠，周围这些人也在这种飘悠中升腾起来。

他又斟满了一杯酒，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余玲：“你把这杯喝下去。”

“别，咱俩说会儿话。”

“你喝！我让你喝你不喝？”